

## 反向蹦极

作者：Wai-chew Sim

故事要从发生在职工餐厅的一次对话说起。

当时一群人正在高谈阔论，他坐在一张桌子旁，虽然背对着他们，但还是听得出那是一群来自市场营销部门的职员。这是一次他们例行的午餐聚会，一共有五个人，包括了一个新加入这家公司的小伙。餐厅挤满了人，他也正忙着手头上的统计报告。但当那些人开始谈起各自的度假经历时，他还是禁不住竖起了耳朵：他们谈到了迪沙鲁海滩和刁曼岛，那个新来的小伙子也讲了些趣事。还用流露着尴尬与不安的语调说起一年前他曾跑去巴厘岛蹦极。

“蹦极？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大伙儿问道。

小伙子似乎不愿多讲。“没什么，没什么。”他说，“不值一提的。”

“你非说不可！”他们中的一个女孩子说，“你怎么能这样大吊我们胃口？拜托拉——快讲讲！”

“是啊！快说啊！”另一个女孩子也附和，“到底怎么回事嘛？”

小伙子最后还是同意了。“整个过程转眼间就结束了。”他说，“他们先用一种特制的挽具，绕上绳子，捆住你的双脚。然后升降机上的横木开始上升。这时候你最好直面大海，万一你看到脚下的万丈深渊，恐怕你会吓得不敢去跳了。接着，当升降机把你送到最顶端时……”

他突然变换了语调。

“怎样？后来怎样？”有人插话问。

“你到了最顶端后，有人叫你跳你就跳喽！”他咯咯地笑起来，“你立马就听到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传来。那声音低沉而含混，听上去就像远处有一只野兽在河流或峡谷间四处乱蹿。过了一两秒后，你才意识到那尖叫声就是你自己发出来的。你就是那个发出动物般尖叫的人。”

小伙子的话让大家感到震惊，一阵莫名的沉默后大家又七嘴八舌地问道：

“报纸上不是说蹦极很危险吗？你看过那些新闻没？”

“一旦发生意外会造成脑出血，对吧？你会死于眼部出血，是不是？”

“我听说有人因此脊椎受了伤。你难道不怕？”

“你想过你爸妈没？万一你出了什么事，他们怎么办啊！”

“别急，别急，听我说完嘛！”小伙子说。

大伙儿于是又安静下来。

“既然你们问我蹦极的事儿，我才讲这些的，然后你们自己决定到底去不去跳。这样你们才能清楚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因为你这么跳下去了，说不定就是或死或伤。就像进行一次完整的彩排一样，我们总需要对事情的发展做出预设，这种思考习惯始终留在我们的思维深处。每次你离开地面，高高在上，向下俯视的时候，就会这么考虑了。比如说你在一家购物中心，从四楼中庭向下看，你就会意识到从那儿跳下去也就三四秒的时间，伴随着动物般的尖叫后，就完了。”

“三四秒动物般的尖叫。”他重复着，“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这时候，天篷转过身，看到那些听者个个面露恐惧之色。

大约过了一个月，天篷休假一天。早餐过后，无所事事，他决定去瞧瞧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换上短袖，穿上最喜欢的足球衫，抓过装着钱包和钥匙的腰包，他钻进小车。从后视镜里瞟了自己一眼后，倒车离开车位，系上安全带，开车前往樟宜区的村子。从他的住所到那儿大约一个小时。

沿途经过一片布满椰子树和巨大扇形棕榈树的海滩，经过一群群错落有致的乡间别墅、农家小舍和新粉刷过的烧烤坑。沙滩披着金银色熠熠生辉，海水也闪耀着令人肃穆的淡蓝色。但天篷对这一切美景都视而不见，只是专心开车。他关掉车载音响里让他心烦的华语流行乐。边开着车，边想着那些战争年代里被囚禁在樟宜的士兵，不禁感慨于他们怎样在压迫中生存了下来。

到了村子，他停好车、钻出来锁好车门。好不容易穿过了村中心拥挤的食坊和纪念品售卖摊位，来到了码头。在前端的候船区天篷找了个空位坐下，等着渡船。

与他一同等候去对岸小岛的还有两男两女——年纪都在 16 岁上下。他们穿着宽松的 T 恤、短裤和厚重的旅游鞋，每个人脚下都放着个大背包。四个人对着一张大地图轮流研究着，不时地在上面那些引起兴趣，或需要留意的地方指指点点。过了十分钟，走来一个面容枯槁的老先生，一手拿着伞，一手提着蔬菜篮子。刚一坐定就掏出手机，用粗大浑厚的嗓门跟对方打赌周末彩票的幸运数字是什么。

一个带着孩子的三十多岁的女子也来等船了。她的儿子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家伙，在候船区里四处蹦着、跳着，兴奋地笑着、叫着。几分钟的样子，小家伙似乎跑累了，瞪着眼睛望着那几个十来岁的年轻人。接着又一摇一摆地走到角落里，在水泥地上的一条裂缝边蹲了下来，煞有介事地对着裂缝盯了好一会儿。突然间，他尖叫了一声，又咯咯地笑起来。撅起小嘴，身子高兴地来回摇晃。原来那看起来像裂缝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群正在堤岸上蜿蜒爬行的蚂蚁呢。小家伙不时地抬起头看看妈妈，摇着身子咯咯笑。脸上露出时而惊奇，时而诧异的表情。

大伙儿一下子都被他逗乐了。而天篷却一脸茫然和严肃，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他似乎游离了眼前的一切，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中，不禁又想起那些战俘来。他记得曾听过一个关于被囚禁在萨拉让集中营里澳大利亚士兵们的故事，这个营中集离他现在所处的堤岸不远。当时，几个士兵试图逃离集中营，不幸失败后，日本指挥官命令每个人在四方大院内站成一排。时值正午，烈日炎炎，每个士兵都被打得半死。最后，指挥官要求每个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保证今后不会再试图逃跑。战后，这件事被渐渐淡忘。数年之后，当这份文件被重新发现时，这件臭名昭著的丑闻也迅速传播开来，因为当年战士们用的是诸如温斯顿·邱吉尔、唐老鸭、阿道夫·隆美尔的签名戏弄了侵略者，而日寇竟对此浑然不知。此时当天篷又回想起这个故事时，宽大的四方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内心充满了欢乐。

候船的人数达到了十个，一个结实的小个子突然冒出来，咕哝地指挥着大家鱼贯进入等候在那儿的小船。大伙儿从岸堤走下来，踩上船尾甲板，再

进入船舱，宽弦船在摇摇晃晃中很快坐满了人。收完船票，船夫解开系栓绳。开动船内引擎约半分钟后，把油门调至低档。船小心翼翼地驶离了河堤两边的大片沙洲，开进狭长的河道。几分钟的功夫就到了对面小岛。一块钱，也就是一百分，天篷想着，过了这么多年，船票还是只需一块钱。

岛上的一切都令他熟悉而又陌生。

天篷自小就喜欢户外运动。常花上好几个小时在岛上和伙伴们一起游泳、远足。一到学校假期，这帮孩子就开始他们固定路线的野营之旅。一下课，他们先奔到出租店、取出脚踏车，然后冲向食品店，喜欢先跟老板磨上一阵子嘴皮，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才买东西充饥、解渴。接着他们会排成一条脚踏车长龙，骑经一片片植物园和果林，在岛上的中央主干道上穿行。如果玩累了，就在靠近佛寺的休息棚里小憩一会儿。最后，等到了河边，再开始安营扎寨。

他们的营区是偶然间发现的。以往他们扎寨时总要避开丛林茂密的东河岸，那儿是由一座被废弃的花岗岩采石场形成的，早就积满了雨水。有一次天篷和黑山、安提娜、萨刚、纳德去那儿找马蜂窝，打算先用根棍子捅开蜂窝后，看谁会怕得先逃跑。他们互相嬉闹着说，这样就能抓出胆小鬼了。于是他们轮流拿着割灌刀，一路披荆斩棘。令他们惊讶的是，脚下的灌木丛越走越稀疏，看到的是一片片芦苇丛生的植被，树木也变得稀少和矮小。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水边的一小处空地时，才意识到他们找到的虽然不是什么马蜂窝，但发现了一块理想的扎营之地。整个空地被一处裸露在地面上的岩石遮掩住了。他们的运气实在不错。自从发现了这块地方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郊游时无处安置那些帐篷和物品了。也完全可以放心远足归来时，那些东西还在原处。对天篷来说，当他们从岛上的主干道转向一条通向河堤的泥泞小径时，学校假期才算真正开始。就像田径比赛的发令枪响，宣告度假之旅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次旧地重返，当他走到岔路口时，一副用中英文写着“采石场已封，禁止入内”的标语牌映入眼帘。当初的整片地方已被成堆的沙子、折断的树枝

和基建碎片堵住了。昔日情景变得遥不可及。

这一切令天篷焦虑不安起来：他们在这个岛上做了些什么？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此时，他突然间意识到他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岛上出现的种种变化。沿途一路走来，他看到的实际上都是新的岛景了。

就是路也不一样了。过去，他和伙伴们不得不一路颠簸地骑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现在凹陷之处早被填平，整个路面光滑平坦；隔离栅把道路与四周的农田、发臭的泥塘、矮小的灌木丛隔开；地标石上显示着道路的里程；十字路口修葺了供远足者休息的小棚；甚至河面上那一座座踩上去就会吱吱嘎嘎响的小桥也被重砌成拱形涵洞桥。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在一个个急转弯口用铁板条竖起了一面面圆形的大镜子，这样可以让那些骑脚踏车的和走路的人们事先看到前方的交通状况，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一切如此井然有序，规划得这么好。天篷不禁感叹。

随后他把脚踏车背到背后，爬过瓦砾堆，然后跳上脚踏车，冲下羊肠小道，全然不顾泥浆溅腿，垂枝刮面。快冲到小路的尽头，眼前要冲进溪水里时，他车头猛一转、刹着车把紧急一停。在他面前昔日的采石场又完全呈现了出来，清澈舐岸的溪流把它一分为二。天篷把脚踏车往石堆旁一搁，大口地喘着气休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爬过这片岩面了。仔细观察了一番凿面特征，算计好路线后，他便走到岩面下开始攀爬。

很快天篷已离地面好高了。他小心翼翼地踩在周边长满蕨叶和覆盖着苔藓的岩石上，以免踩空摔下去。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他的眉毛流进眼里——刺得双眼生疼。运动衫紧紧地贴在身上，风一吹，就禁不住让人连打寒颤。有时他不得不手脚并用地往上攀，虽然很费力，但也顾不了许多了。此时，天篷只感觉到四肢在交替前行，需要稳稳踩住每个立脚点。仰望天空，乌云密布；俯视河水，波光粼粼。

岩顶是一块突出岩面的灰绿色花岗岩，形成了一块大概两米宽的平台。这是整个小岛的 highest 点和最佳观景处，也是天篷历经千辛万苦所要到达的地

方。当到顶的时候，他稍稍平复了下呼吸，便站直身子，俯看他的小岛。

朝北望去是马来西亚方向，一座座推土机竖立在一处处建筑工地上；在东边，一项开垦工程正在进行，巨型挖泥船喀喀作响，看来那儿的渔场很快就要被关闭了。挖泥船拥挤在新的海岸线上——他数了数，一共有五艘——它们吃水很深，每艘船的船身都布满了输送管和水管，看上去是那样生机勃勃。海床上的沙子，被吸入浮在海面上长长的输送管里，然后被送进岸边的泻湖中。泻湖边上的堤坝挡出了海水的侵袭。

南边靠近寺庙的地方，一排零乱低矮的建筑物吸引了天篷。他辨认出那是一座玻璃外表的钢体建筑，四周簇拥着建了一半的装有封檐板的小屋，郁郁葱葱的树木，一座大型游泳池，几块网球场，和一面配有绳索、踩脚点被做了彩色标记的攀岩墙。一条可供缓跑的羊肠小径缠绕着小屋群，包围了整个地域。小径周围是一圈上部安着铁丝网的护栏。

是有人在建造一个户外探险的旅游胜地，天篷想道。如果是以前，他可能会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觉得它充满矛盾和悖论。但现在他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咬紧牙关，站稳了身子，天篷小心地挪到悬在外面的一块岩石边上，够着脖子向下望。突岩、水边，他突然感到那几秒钟动物般的尖叫声又在凝视着他。他深呼一口气，抬起头，又迅速环视了下四方后，把视线固定在了地平线上。除了看到那海天一线处，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擦了擦额头和脸上的汗水，他左手握拳，举过嘴唇，再放回身边。

突然岩面上的一处裂缝吸引了天篷，顺着裂缝的方向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片由河东的白茅地开垦而成的空地。一台挖土机和一辆货车闲置在一条丝带般的路道边——这是另一工程，规模要小些。这时，天篷依稀起他曾以一种愉悦的心情读过一篇鲁迅写的小说，让他立志做一个文人。他花了几分钟时间努力回忆故事的情节。那是一个关于路的故事，讲路为什么在那儿，又为什么不在那儿。几分钟里，天篷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着这个故事，但又理不出头绪来。

他终于不再去想这个故事了。不要紧，他咕哝着。不要紧，他又说了一

遍，声音被掩盖在山顶的呼呼风声里。

天篷慢慢地挪到突岩的边上，凝视着脚下溪水舐岸。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的表情放松了，一脸若有所思。

第二天，相关事故的新闻出现在当地所有报纸上，还配有关于林天篷的一些零散的信息。接下来的一星期，全国上下都在谈论这件让人冥思苦想仍不得头绪的事件。他们不知道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户外运动，曾经在河边的采石场寻找马蜂窝。他们不知道他和伙伴们虽然没找到马蜂窝，却发现了一处可供安营扎寨的世外桃源。他们不知道他在和一群朋友庆祝普通水准考试结束的时候，就在这个小岛上第一次亲吻了一个女孩。他们不知道他二十多岁时就开始在家中卧室的大小鱼缸里饲养铁饼鱼和淡水天使鱼。他们不知道他生活的理想就是有个安定的环境，组建一个家庭，但后来安娜结了婚，并死于两年后的一次列车相撞事故——从此他变得消沉，把自己封闭起来，沉迷于个人爱好中。

还有很多事情足以震撼和撩拨他人，虽然他们不认识天篷，但还是津津乐道于从不同方面谈论他和他的事。人们会觉得这场悲剧为他们连接起一条保持人性的纽带，它让社会团结一致的愿望变得鲜活起来。

故事的结尾并非一定要解释或分析这件事不可。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谜一般的悲剧。

两星期后，在本地一些重要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出现了一则广告：一家靠近勿洛的中型物流公司急聘一个中层管理员，并详细列出了应聘者的条件，要求他们具备这样或那样的条件。

故事的结尾简单明了，就如同一些规章制度、如同人力资源部和市场营销部下发的条文一般——一清二楚。

全文完

字数统计：约 3,175 字。

作者简介：

Wai-chew Sim:东安格利亚大学学士(荣誉),华威大学博士。作品有论著《石黑一雄小说中的全球化和错位》(路易斯顿,纽约:戈德文·梅仑出版社,2006);《岛国之声:新加坡短篇小说选》(与 Angelia Poon 合编,新加坡:学人出版社,2007)。目前正在编订英籍亚裔小说选(预计2008年出版)。另外还有多篇小说发表在《海峡时报》(新加坡),《银鱼新作系列(第五辑)》(银鱼:吉隆坡,2005),及电子杂志《茱莉·芒果》上。

译者简介：

崔峰,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译介学)硕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翻译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其论文、散文、译作散见于中国各类学术期刊、报刊杂志中。